U
101
Y8
1639
v.4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征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袁州　張自烈　恭閲

諭徐達備張士誠

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没無嘗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

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即趨陸寨
搗我之虛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
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擊之必克泰州
既克其餘兎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又聞常遇春
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
軍之勢盖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
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衘決
不及救援此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
寇詐無所施
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兵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

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輿以南並寇舟。亦宜設法備之

深識寇情。兵勢不分。處安而動。威惟靜以勝之耳。

自烈謹識

論立國根本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頼焉

使○民不為盜則國用自足○

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

○令○但○勸○催○科○耳○○○○——此亦催○之一端——○

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得聖主戒臣工保介遺意近日中外諸臣獨侈言加派何與○因多寡為勸懲可以悟作人課吏之

法非獨勸農爲然

自烈謹識

論勝敗在主將

太祖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州屬揚州府）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謂徐達曰張士誠懸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屬鳳揚府）徐義舟師或繇射陽湖（寶應古稱射陂）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屬揚州）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

雖擁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區畫如指掌。兵家不諳地勢。不察敵情。皆必敗之道也。

軍之勝敗在將賢否。至于擇賢將而任之。使所向成功。則又繫朝廷能知人耳。後世二三大臣奉命出師。往往挫敗。雖其人不勝任。抑推轂者之過與。

自烈謹識

徐達取興化

太祖命徐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俱屬揚州府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冦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絕險可謂勝筭然攻冦者凡遇隘宜豫防冦伏如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旣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囤大將軍濮英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英等後至伏發遂見執英乘間自剖腹死又

正統間御史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四千勦閩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潰繇是觀之凡絕寇兵出入徑路宜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不則未有不墮賊阱者也

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討張士誠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御戟門集諸將諭之曰大亂以來群雄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刼奪寇攘而巳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頼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仁言）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士卒毋妄殺掠毋發丘（與周文澤及枯骨同）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

蓋爾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

漢關羽苛責糜芳故敗

旣而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苟士誠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之

討賊中寓選舉尤難

達等旣受命將發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必覆其巢去鼠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旣破諸郡可不勞而下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

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

此所以孤士誠也

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

法傳録前此後一段非是

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不爾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太祖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不欲遣熊天瑞僞漢將後天瑞叛降于士誠士誠既敗天瑞遂伏誅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嘗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

借天瑞之叛以行吾計

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

如此則墮吾計矣。
攻湖州以分其勢。所以弱姑蘇也或曰獨不虞姑
蘇援湖州乎。曰縱天瑞輸直搗姑蘇之言于張氏。
張氏方自救不暇。則彼此失援。而我制寇有餘矣。
雖然。分之而使不能合者。在湖州用寔。在姑蘇用
聲。聲寔之間。皆不可測
昔人嘗言漢高帝之憂。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
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
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于

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

孤項氏也。繇是推之。我 太祖先湖州而後姑蘇。

與漢孤項氏略同。 自烈謹識

朱文忠攻杭州

太祖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攻潘原明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于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僞平章原明即張士誠黨也聞文忠兵至難敵遣員外方奱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奱曰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安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懽笑欵接命條視其條畫可以覘其誠僞非中無主而索計于人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

文忠入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郎磔以徇城中晏然仍授原明浙江行省平章
守杭州命懸胡大海畫像剌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
或擊東或擊西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 臣自烈謹識
文忠可謂賢將卒借民釜初無甚害而即磔以徇
此湯武所以起來蘇之望漢高所以多牛酒之迎
也邇來縱兵殘民害慘于寇民困而國隨亡可不
痛哉 自勳謹識

戒諸將備元兵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于陵子村。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後徙碭山初從山東李喜喜敗歸徐壽輝將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友諒聞我師攻江州率衆降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元將擴廓帖木兒遣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擊之敗去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將驕兵惰惓。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嘗如敵至。則無患矣。

守備之道盡此○

臣按高駢將畢師鐸出兵○次第爲陣○已與王朗爲左右翼成列○久之楊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騎數千于旁○行密先犯駱玄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譟而出○行密輕兵躡其後○師鐸軍大敗○凡敵餌我有與此類者○必不可貪利而忘敗○　太祖戒諸將勿爲擄掠帖木兒所餌○且嚴爲備○此所以能無患也○

諭將道仁愛爲本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元季兵與。群雄角逐。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不勝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可爲勸戒。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

可通于治。勿謂寬不如猛。

善將矣。爾等其勉效之。

荀卿言兵要在附民。 太祖推本仁愛。確不可易。雖有時威克厥愛。猶霜雪加于空耳。豈肆殺戮哉。

自烈謹識

威嚴仁愛。雖若兩途。實則一致。愚觀
太祖創業之初。凡所行者。無往非威嚴。即無往非仁愛。蓋威嚴所以行仁愛也。舍威嚴而談仁愛。不免宋襄之愚。無仁愛而事威嚴。必爲商君之酷。善讀 祖訓者。當合而觀之。

自勲謹識

閱試將士

太祖御戟門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壘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諭之曰爾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

○謹○小○慎○微○

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驟上下○無不從心○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恤馬力且然况恐盡氏力乎）

（周莽至此）

豈獨馭馬哉馭士卒亦然○蘇洵曰用人不盡其所欲爲○

自烈謹識

戒浙西降將

太祖視朝御戟門召諸將諭之曰爾等舊事張氏士誠爲將領兵討窮來降吾待以厚恩列於將較爾等知其然乎吾明告爾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爾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此皆爾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寓變化氣質工夫在內

利誘

習勤苦。戒奢侈。士大夫宜知此意。非獨爲諸將言。
臣自烈謹識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觀太祖戒諭諸將等語。知太祖平日所自治者。直與堯稱兢業周訓無逸同揆。苟能守此不變。明雖萬世存可也。
自勳謹識

諭王業戒驕忽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席捲矣（此語淺陋）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確論）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兵法之最精者）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繫焉基曰近滅張氏聞者膽落乘勝長驅孰我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

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豈可驕忽以取不虞

太史令之言不宜淺陋乃爾陶安獨緘默何也疑實録有闕文　自烈謹識

漢光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怯所以成其勇也

太祖臨小敵若大敵與光武意正同深得孔子臨事而懼之意　自勳謹識

諭徐達等勿詈降將

太祖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不是過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詈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壁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思之

此曾[illegible]所謂師已試者

太祖論兵法曰要在通變何暇論古法蓋通變正

善用古法非廢古法不用也○觀此處舉馮異平三輔事示徐達可見○臣自烈謹識

太祖處陳兆先降衆○悉令其入衛○及諭常將軍又用馮異平三輔法○或遠或近○或合或離○惟得其當而已○此眞不拘古法○明于通變者也○臣自勳謹識

命宋迪徃諭張與祖

宋迪使山東還、言於 太祖曰、都督同知張與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與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

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與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徃諭與祖、令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畱也

（微寓防制）

慮與祖不能制御耳、離其降將、即所以孤敵勢、非

疑其受降而掣制之也。

自烈謹識

諭湯和進攻延平

元興化州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遂遁去、耆民李子成率衆詣福州征南將軍湯和請降、和遣指揮艮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相繼降附、和遂移師進攻延平、討元平章陳友定太祖遣使賷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貧困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欲人不遠巳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

明主宜識此意

一。不專則權有所分。凡此皆爾所短。故特諭爾。

成化間韓雍帥兵討廣蠻。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雖大監盧康陳宣為監軍。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臣愚按當日任雍既專。盧康等皆為軍法所制。雍至全州。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故卒能成功。此亦庶幾　太祖任人責成之意。所惜者賊復攻陷潯州。合兵復勦。僉行招撫。然後還巢耳。臣自烈謹識

戒州縣安養百姓

洪武元年。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眛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深慮

仁人之言

此言深得治安之要。有司不廉。朘人厚己。卒至蠹賊小民。昔人謂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盜賊流

亡。非篤論也。 自熙謹識

洪武三年。戶部奏蕪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 上曰。蕪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臣愚按安養百姓。惟蠲租賑貧爲先。又不獨選用廉吏使無朘削而已。古今亡國率繇聚斂。不可不戒。 自烈謹識

諭廖永忠等取兩廣

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帥舟師繇海道取廣東、勑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欵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慴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欵迎降者

王守仁告諭浰頭賊巢亦此意

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拒命。然後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元分省左丞何真廣州東莞人據廣州永忠等師至潮州真奉表歸附）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也。

或曰。似李左車說韓信先聲後實。愚謂左車說信特儀秦恫喝之術。太祖所云實情理必至之事。未可同日語。臣自熙謹識

論用兵不拘古法

太祖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因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

與淮陰自謂多多益善異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 陛下

正變化古法處

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

朱熹云張巡用兵未嘗倣

而勝此尤所難 太祖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

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項

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邪。（古法亦不可盡廢）

惟通變可以不拘古法。非不拘古法。便爲通變也。後世須識　聖祖立言之意。

宣德元年。　上命行在兵部。于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隷五軍訓練。因諭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爲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于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皆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略。

融會于心自然有得臣愚按讀書有得自可以應變蓋能用古法不爲古法用耳不讀書不覩方略胥古法而盡棄之自以爲我能通變出奇愚不敢信也臣故曰古法亦不可廢

自烈謹識

唐房琯擊安祿山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颺塵鼓譟牛皆驚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葢泥古之病如宋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王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

自敗耳○臣按凡古法有不可泥者○即唐宋車戰可推○

自熙謹識

諭馮宗異遏援兵

太祖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即馮勝）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晋兵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車駕發京師往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　太祖定都故往視之且會大將軍徐達等謀取元都

善戰者使我常專使敵常分

守關遏援北征必克可謂慮在事前

時陝西州郡爲李思齊張思道所據後馮勝入潼

鬭。敗思齊營。思齊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

楊璟等克靖江

平章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參（先是左丞周德興、克全州、分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率師自廣東來會屯東門、象鼻山、攻城二旬不下、璟語諸將較曰彼所恃者西（奪敵所恃）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隄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隄兵遂決其隄濠水涸因築土隄五道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也兒吉尼（元平章）懼、復攻其西門不克、我軍死者三百餘

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暨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與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出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與宋曹彬合）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翌日送也兒吉尼於京師。

必審察張裴二人非詐約乃可。璣此際宜別具方略。

自烈謹識

決隄築道。勢在必克。裴張二人。自知不免。故射矢約降。可無慮其詐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嫌慎耳。

暨日迷也凡言□□□肺

必將察其甚二人非言外方可求此際宜別其方

略。自然□藏

決堤潰道。勢在必充。甚疾二人。令自知不免。故外交

約略可無慮其詳也。然受漸痼疾。不療□耳。

問廣西邊務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入見、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蠻夷可以誠感理諭。近日盜賊。何獨不然。勅盜而專議撫。不思所以勝之。非策之上者也。

策寇者謂良二千石。邑良有司。勸田桑勸課之令。申弛禁緩征之條。使民勿爲盜。盜復爲民。然後重臣宿將。帥敢死之士。盡殲其不悔禍者。天下可以治。臣愚謂此特泥龔遂平渤海之法耳。使遂復生今日。其治盜當別有方略。豈區區賣劍買犢哉。先臣王守仁曰。招撫之議。可偶行于脅從之民。不可恒行于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嚮化之徒。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誠哉是言。

白烈謹識

諭袁義撫訓軍士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鬬。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友諒）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舨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

此。訓練之效。

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勿怠惰廢事。

恩威兼濟固也。然必以恩先之。語云威不可無不可專恃。譬鹽之於味。有所託不適則敗託不可食。故威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耳。

太祖首推恩意。次嚴號令。意至深遠。如謂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而民聽。此申韓之術。非王者致治之道也。

此與賜鄧愈書所謂謹法度施惠愛相表裏。合觀

之。御下之道脩見。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諭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遣令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繇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臣按役使家人。必使之足衣食。無窘迫。況軍士出死力爲

將帥用安得苛督以威使之失所乎三復

太祖諭馮勝數語益信惠懷軍士與優恤家人事

雖殊其道一也

自烈謹識

錄征南將較功

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將較功○　太祖欲賞永忠○以大

處○置○得○度○○○○

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較指揮人

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

○以○勸○後○來○○○○○○○○○

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

有差○翌日諸將較入謝○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

因○賞○軍○念○及○小○民○仁○人○用○心○如○此○○○○

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

○○○○○○○○○○

以待有功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

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酬勞耳○非私恩也○爾等攻城

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爾受賞可謂榮矣

○徽示誘勸○

凡後世進用匪人。使竊位苟祿。無分毫補于國者。皆妄用其財耳。夫不節用。不愛民。豈獨耗之于役作征伐。如秦皇漢武哉。

自烈謹識

先賞將校。

太祖保全功臣處事若甚微。關係最大。不可不知。

自勳謹識

蘓琦言時宜三事

鄭州知州蘓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凉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

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淩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為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致殷實。少藉轉運之

近。日。上。下。相。蒙功罪安得明乎

諭軍營備不虞

太祖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討僞夏明昇術者言當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阨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慎之

此處勿憚勞狃安

裴行儉移營可法西征重事雖無術者言不宜懸備况云當有水警

自烈謹識

余　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征卷之二終

勞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書奏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
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
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
近代頗。難。其人
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
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治法具在。如郡邑無良守令。何守令失人。則肥家
蠹國。民不得所。虜寇伺釁而動。天下烏得不尨解
哉。 自烈謹識

古方略征卷之三

婺源　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恭閱

釋左丞胡德濟

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太祖念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命將出師悉繇節制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齊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

立斬之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左丞失律。當就軍中戮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綏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非私左丞。以勸功耳。所謂毋事姑息。蓋因罪加刑。令士卒知創艾。非後世苛酷者比。

宣德八年。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又造虛辭飾過。

請正其罪。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爲。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臣愚按古者閫以外。將軍制之。至有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但不宜擅作威福。失人臣禮。非謂將士有罪。必一一請天子自裁也。觀

太祖所云穰苴戮莊賈可見。青不斬建。特其循謹之一端。未可爲萬世人臣法。使將士罪當誅。戮之

未爲過。使將士果無罪。卽文致奏當。以請于天子。亦當與虐無辜亂王法者同科。當時但詳鞫蕭翔之有罪無罪。宜杖不宜杖耳。豈必槩責廣以不輕殺哉。

自烈謹識

穢苴待賈莊一語。足令左丞膽落。雖寬釋德濟。未嘗不寓戒飭至意。非他肆赦者比。

自勳謹識

諭楊璟討覃垕

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垕（垕同厚）連搆諸洞蠻爲亂。太祖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討之。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愼無逐利輕動

（操縱合宜）（兵要）

與不窮追元主同。僅防侵擾而已。

太祖勑諭嚴明。璟宜奉行惟謹。厥後璟不悟垕詐

降。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厔所執。拒不下。璟復請軍餉欲困厔。 太祖切責之。命叅政戴德以兵從璟。盡力攻之。復命湖廣左丞周德興討之。賊乃遁去。輕動之失如此。

自烈謹識

諭諸臣省浮費

太祖閲內藏。慨然謂諸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縱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恤民

封賞不可吝

省浮費。是國恤民之要。臣愚謂洪武二十七年。京都酒樓之役。亦當已之。惜諸臣不以此言進。

臣按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調費日促。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

約○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或曰損之○曰祿廪皆有定制○毋輕更變○以搖人心○仁宗可謂識大體○但吏祿雖不宜遽裁○而冗官必不可不汰○善乎宋太祖之言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莫若省官而益俸○詔州縣官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十○繇是推之○汰冗費○必自汰冗員始○雖然○今天下屢汰冗員○而國用日益乏○民力日益耗○何也○蓋當事僅知裁減不必設之冗官○而不知自宰執侍從以下○凡　朝廷必不可

不設之官有職名而無勞績者皆冗員也皆素餐竊糈者也此而不思所以振厲之雖州郡縣冗官悉行簡汰何補于治至如減俸捐助取濟目前寔非長策况捐助諸臣往往借父犁鉏而有德色又惡知其捐毫毛於此不取償什伯于彼哉然則冗官雖汰而賢能不進往往爲 國蠹疾臣竊謂汰浮費汰冗員尤當以得人爲急也

自烈謹識

聘儒士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方。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雖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

（與富弼請建武學意同）

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

（經史不可不講須先識聖人作經之意河汾王氏）

後咸赴都堂府講經史庶幾忠君愛人之心全身保

（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最是）

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群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

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太祖嘉納之勅省臺延聘儒與戎服講老子
高座講仁王異
士於午門者直與諸將說書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知治要雖教文學隱寓杜漸
防微意凱此論尤深得勸導忠義長育人才之法
但須酌定所說諸書如　太祖武臣大誥及諸經
史古名將方略有實益者令次第講肄不宜汎及
它籍徒亂見聞耳　自烈謹識
儒士與諸將說書非經生章句俗學比至于異端
曲說尤宜嚴禁永樂中守衛官有于皇城下誦佛

經不輟者。豈午門番直說書之制。至是遽廢邪。抑諸將因說書旁及佛經邪。 成祖召守衛官諭之曰。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無是數者而欲有福無禍得乎。間暇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誦讀。亦于身家有益。今後若仍于宿衛之所誦經。必罪不宥。臣愚按此言可為萬世法。然近日又有文儒身為 王臣。職在封疆。

專事誦經、放生。爲釋氏沙門護法者。誑惑流俗。莫此爲甚。非獨孔孟之罪人。抑亦二祖之亂賊也。當與天下共戒之。

自熈謹識

金興祖間道取援兵

僞夏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興元即陝西漢中府國朝爲漢中唐宋曰興元守將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寶雞縣屬鳳翔府取援兵友仁乃圍城决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礟擂石敵兵多死傷者時

近日援師皆逡巡不前名雖勤王實逃賊耳

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

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
與廉范拒北匈奴同
大驚乘夜遁去
人持十炬善於用寡即增竈量沙之法
漢廉范拒北匈奴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營中星列虜遥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宋岳飛與金
人戰汜水關射殪金將駐兵竹蘆渡與敵相持選
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
爇四端舉之金人疑援至驚潰徐達人持十炬之
法本此

自熙謹識

諭武臣法賢將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諸臣皆○當○佩○服○此○語○不○獨○武○臣宜然

按菹醢失之暴。杯酒失之譎。皆不可訓。三復

聖祖此言益信。

今　陪京勳衛子弟內交有司。及諸文學有聲聞之士。輕裘博帶。習爲都雅。日啣杯引滿。以詩歌唱酬爲樂。廢時失事。莫此爲甚。　國家一旦有急。皆蓄縮退耳。安望其亢扞外侮。克繩前武哉。　本朝武備廢弛。釀患養害。皆自是始。竊痛曲突徙薪者之無人也。可若何。

自烈謹識

戒武臣凌虐軍士

太祖聞指揮有凌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暴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令天下無事。爾旣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爾等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深切○使人自悟

或言指揮使聞此言。當撫恤軍士。然使諸軍士聞此言。竊懷驕志。敢與指揮抗衡。輒不奉法。且曰爾所得名爵。皆吾力柰何。曰有軍律以治之。太祖特戒諭指揮耳。豈槩姑息軍士哉。

論文武非兩塗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爾等享有富貴。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巳。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爲兩塗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勉識之。

本朝○折○毀○書○阬○何○人○乎○真○孔○孟○罪○人○○○○

孫權勸呂蒙讀書多見古

今○成敗亦此○意○○○○○○○○○○○○○

宋藴洵謂將特一大有司。不可責以廉謹。又曰御

相以禮。御將以術。此論微涉權譎。觀
太祖所云講學明理。文武非兩塗可見。
太祖嘗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諭訓文曰。
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
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言。
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它
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
隋煬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
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繇。以爲

戒耳。臣按　太祖訓武臣。欲其取法古良將。而至于自勉。又專取古亡國之事以爲戒。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太祖蓋本諸此。況武臣既法良將。則必以將之叛逆驕蹇爲戒。　太祖既懲喪亂。則必以古之聖帝明王爲法。從與改必有兼用之者。非可以一端泥也。

自烈謹識

定武官承襲法

太祖詔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侄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侄而有妻子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不宜專試騎射）業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歿於王事者給全俸俟長襲（寓激勸意）職著爲令

先臣李賢嘗因軍功有增無減建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

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之以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臣按此論關 國家大體。近代世襲武官。優游驕惰。雖不累犯罪惡。卒無毫髮功効。其子孫奄有爵祿。皆豢養終其身。使賢而見今日之盡。又不知如何拊膺耳。自烈謹識

張秉彞言便宜四事

雷州衛指揮同知張秉彞言便宜四事。一預造戰船。以防海道之寇。二增兵屯雷州。以爲欽廉諸州緩急之援。三雷州之地。當廣海之衝要。城池水寨守禦之勢。不得不重。而見在軍旅單弱。宜益鎭守之兵。以重其勢。四本州糧儲。不足給兵食。乞以歲辦鹽課給民開糴糧以給軍 太祖從之。

先臣王守仁請令廣鹽下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助軍需。又請折梅亭之稅。移於龜角尾抽

分。蓋以南贛兩府閩廣喉襟。盗賊淵藪。夾攻糧餉之費。皆仰給於此。既不請發內帑。亦不重科貧民。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也。臣按此論與秉彝第四條相合。但盤掣抽分。須得公廉幹辦者任之。不則奸弊百端。侵漁滋甚。如近日鈔關北新蕪湖等處。佐國課者什一。飽私橐者什九。害可勝言哉。

自烈謹識

論薛顯功罪

封左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四匹、謫居海南、以顯有專殺之罪、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昔漢高祖非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繇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左丞薛顯始自盱眙屬鳳陽府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及從朕征伐○皆

詞義凜然

著奇績。自後破慶陽。即周之不窋所居宋曰慶陽本朝因之爲關輔保障領州一縣

四追王保保。戰賀宗哲。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忍。朕屢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指揮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

稍牧　平○施

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免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功過不掩盡古今御將之法既謫顯海南仍厚恤其母妻所謂罰弗及嗣也
自烈謹識

諭屯戍諸將

太祖詔諸處領兵鎮守屯戍諸將遇境內有警許乘機調兵勦捕若失誤致使滋蔓者罪之餘事不許專擅調遣其改除起取非奉制書毋得輒自離職違者論如律

許乘機勦捕諸將可無掣肘不則左右牽制爲患滋大安能成功

自烈謹識

正德中王守仁申明賞罰疏其略曰臣請以近事証之兵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即

時勒捕申報。不得仍前朦朧隱蔽。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云云。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未及一月。而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舉行耳。令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皇上特假臣令牌令旗。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兆。夫任不專。權

不重。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

而併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臣按守仁

此言。深得勦捕機宜。雖然。今天下督撫諸臣。任委

嘗不專。權未嘗不一。而賊虜日益橫。士卒日益驕。

諸所上斬獲。皆冒功諉罪。非有實効可據。亡它。上

下相蒙。攻守失策耳。假令得守仁輩十數人。相與

僇力王事。豈難禦虜滅賊哉。

自熈謹識

診七

傅友德攻階州

傅友德將攻蜀階州陛辭。太祖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瞿塘屬夔州府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階文二州名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单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上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克之。

先臣王守仁云。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繇是先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臣愚按攻蜀則先聚門戶。攻桶岡則先潰腹心。先後緩急雖殊。各得其機要而已。　自烈謹識

傅友德進兵漢州

潁川侯傅友德既克階文、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時湯和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李靖伐梁棄所獲舟艦塞江而下以緩援兵亦此法）、蜀守者見而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擊敗僞守將何大亨及戴壽援兵、遂拔漢州、壽與大亨奔至成都、友德追擊之。

韓信既破趙。遣辯士奉書至燕。暴其所長。潁川侯則以木罌代羽書耳。兵法曰。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惟智者能之。

隋史萬歲擊高智慧。轉戰千餘里。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投水。汲者得之。達楊素。素大悅。上其事。又突厥圍煬帝于鴈門。帝于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又堯君素被義師圍。行李斷絕。爲木鵞置表于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河陽守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拔潁川侯木罌

投江。蓋本諸此。但萬歲君素等欲以通報探之策

其事密。頴川侯倂擬奪守者之氣。其事顯。用之小

異耳。

置書投水不難。但恐得之者。未必如汲者之達楊

素。河陽府之達越王耳。萬一不即達。則前書仍浮

沉而已。此處須別有機略。 自烈謹識

投江盡本請此但尚處君崇學欲以適諸耕六

其事密請川侯併以奪守昔之象其事謂用之小

矣耳

置書投水不難但恐得之昔未必有濟昔之達楊

素河陽守之達拔王耳當一不用譴則有害何法

而已此處須別有機略　自烈皆

湯和進兵夔州

太祖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傅友德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於江流乃進

兵自白塩山山在夔州府城東崖壁甚峻伐木開道縣縆坊溪以趨夔州○

數千木牌耳○足以釋湯和之疑○平蜀繇此而决○山川懸隔○聲援自通此亦兵家之奇○

自烈謹識

廖永忠援瞿塘

德慶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關在夔州府城東）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偽夏明昇）設鐵索飛橋橫據關上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舁雲俱切音于對舉也）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柵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王守仁火攻宸濠于舟中亦然）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

○出○其○不○意○

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

○首○尾○自○應○

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

○兵○家○又○有○火○杏○大○盜○之○法○

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

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

十餘人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合兵亦至分道並進

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

州縣聞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詣軍門

降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歸義侯

與○桂○吳○院○判○同○

太祖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先臣王守仁討桶岡大峒乘夜進兵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賚銃砲鈎鐮使繇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及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熖四起賊皆驚潰以爲我兵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守仁預遣千戶陳

偉高春。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燬其滾木礌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馮廷瑞兵。繇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臣按守仁此處方略。與永忠破蜀同。特水陸異用耳。

自烈謹識

論賞僞夏小較

僞夏平章丁世珍兵敗逃竄山谷○仍以嘗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爲帳下小較所殺○蜀平○小較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太祖曰小較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過漢世祖封蒼頭子密遠矣○與高帝戮丁公同○不賞殺本管者○足見 聖政異申商處○臣按商鞅開塞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

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鞅之術。亡它。特恃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夫小較殺本官。與告姦者異事同情。此而賞之。則後之爲小較者。皆倖賞徼功。人人以殺本管爲快。漸豈可長乎。假令當日非太祖獨斷不許。視鞅告姦殺敵同賞。一間耳。焉足爲萬世法。

自烈謹識

洪武七年。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巳。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臣按着沙火石歹之手郭買的。與昔人誅弟殺子。大義滅親者迥異。賞之非法。

太祖此舉。視不賞僞夏小較。事殊而義同。

戒妄言祥瑞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覩前代之君多喜妄諛以
○此○人○至○適○猗○
○最○害○國 事
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災乖
戒。厥聞於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
○治○本○
○○○○○○○
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旣盟。大臣首啓天書。以
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
○宋○儒○費○千○萬○言○此○却○兩○
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況
○言○說○盡○後○世○非○不○求○治○病○不○誠○耳○ ○柳○宗○元○云○
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 ○ ○ ○
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

繇誠僞分治亂。不可不慎。宜以李沆爲法。

爲天下國家。不可以僞。僞則自欺欺人。亂是用長。此齊桓以假仁獲罪於先王。唐宗以好名貽說於國史。孰謂僞可揜哉。善圖治者。求諸誠可也。臣自烈識

宋歐陽脩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吾固知其非祥矣。昔漢武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葢麟云。葢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

所以致麟者。與漢有一汲黯。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盖陋之也。繇脩之言推之。凡爲人主。苟不能得賢才而用之。雖實有麟鳳龜龍。不足爲祥瑞。而况假幻增飾。如漢章帝之末鳳凰凡四十九見。宋乾德中眉州獻禾生九穗者哉。 太祖戒羣臣妄言祥瑞。而以前代人主喜諛佞者爲戒。 國初敬 天勤民之實盖如此。惜後世不然耳。

自熙謹識

首啓天書。皆名教罪人。洪武八年十一月。甘露降

太祖著甘露論示羣臣○正豫遏羣臣媚道耳○

論貪愚不可使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知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狥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此論補武經未及）

駁正使愚使貪。正善讀孫子處。如魏無知對漢高之言。用之不得其道。鮮不僨事。

自烈謹識

貪愚固不可使。然度尚平桂陽自焚其壘。珍寶皆盡。使諸將貪得敵貨。踴躍思鬭。遂破羣寇。則是貪

者亦可用也。又田单守卽墨。使老弱皆擊銅器為聲。燕軍大駭敗走。反齊七十餘城。夫老弱何知。藉以取勝。則安在愚者之不可使哉。繇此觀之。孫武之言。亦未盡非也。臣愚謂兵家無常形。無常技。顧用之何如耳。苟必得智廉者而後用。則天下之可用者幾人哉。

自勲謹識

論孫子得失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昜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秘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

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亦終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不能盡如其書也。

梅聖俞評孫子亦如此。按聖俞云：此戰國相傾之說，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

諭濫刑黷武

太祖嘗觀太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武者驅民于兇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後世有縱勸盜○之兵以殺平民者○傷國本召物○怪莫此爲甚○

因黷兵而念及濫刑之陷民。聖祖萬物一體類如此。後世名爲省刑。而刑益濫。名爲汰兵。而兵愈驕。天下之變。自此浸淫不止。視聖祖仁心仁政何如哉。

自烈謹識

濫刑陷民。甚于黷武。太祖軫念濫刑。真仁人之言。臣愚按秦皇漢武。皆以窮黷虐百姓。袞平桓靈。未嘗遣一卒。動一旅。而民不聊生。天下嗷嗷。此亡它。人主不能知人。有司往往骫法。或厚歛以剥民脂。或重鍰以飽私橐。或妄動違時。多制變古。使天

下不獲遂其耕桑之業。若是者皆足以死民。豈獨窮兵濫刑。驅民死地哉。善夫 太祖之言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爲能約己利民。嗟乎。郡縣守令。皆能奉行斯言。則百姓自各得其所。舍是而徒曰不窮兵。不黷武。足以生之而不傷。吾見枝葉未有害。而本實先撥矣。又况人主不能選任賢能。使百姓乂安。卒至民窮爲盜。紛紛割據。雖欲不窮兵黷武不可得。此愚所以反覆 太祖之言。而深嘆眞氏之論之未詳也。

邊自熙謹識

訓飭郭英諸臣

太祖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爾等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爾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家之道哉○英等駭愕請罪○

太祖曰○朕未恐加罪爾當内省於心朕與爾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每思所以保爾輩之道○爾乃

聖賢克己工夫亦如此

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旣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殖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近○代○貪○官○為○子○孫○計○雖○喪○身○不○惜○其○惑尤甚）憂。令爾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如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爾等有勳於國。朕旣酬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賴。爾其識之。

恩義兼盡。使聞者感愧交心。至藍李諸奸臣。以法誅之而已。

太祖嘗賞征甘肅京衞軍十一萬四百三十五人。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暨所獲馬騾牛羊。不賞。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祭遵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臣

按太祖此言。與訓飭郭英同。爲將者不可不知。

自烈謹識

詔釋良吏費震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 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盜與隣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頓以全活者頗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太祖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太祖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累官至戶部尚書、

牧民宜以費震為法、察吏宜以 太祖釋費震為

法。

洪武十年。戶部主事趙乾賑饑遷延。視民死不救。命誅之。夫震恤民。雖有纖罪可宥。乾無大故。以不救民受誅。　太祖孳孳愛民。其御下寬嚴得中如此。　自烈謹識

令爲保伍。驗丁給之。此中便寓轉盜爲民作用。後世發粟賑民者。宜以爲法。若無保驗。聽其自受。則是爲盜借食。害民尤甚。　太祖釋囊以爲良吏者正在此。　自熈謹識

諭勳臣戒戢莊佃

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諸功臣不禁戢、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全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倚爾勢挾爾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必累爾德一語。嚴於斧鉞。聽者悚然。

按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後世則不然。貴戚勳舊之臣。往往怙寵專利。漁食小民。吏莫誰何。豈復有奉法之吏。摘其姦私者哉。

自烈謹識

諭楊璟等功罪

賞平蜀將士有差、惟營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 太祖諭璟等曰、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添竈減竈、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鑄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失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單壂塞、久不能克、進攻瞿塘

○○破○僞○夏○吳○友○仁○ ○○○○○○

又至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過、趙庸縱羗

李逢春。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湯和調遣率兵取桑植芙蓉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垕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繇成。今不爾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較。罪浮於功。賞何可得。爾等宜自脩省奮志

一又寓鼓舞意

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　太祖復謂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留不進。非潁川侯越闕度險阻。直入劍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

則西蜀何繇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
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爲公。緣功過不相掩。封
爾爲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
有時。賞厚于罰然未。嘗濫及使小人僥倖
甚爲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
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謝
曰 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
責。 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
乎。
治薛顯罪而不沒其功。論楊璟諸人功。而各數其

罪。恩威並濟。共知懲勸。唐藩鎮之變。畢竟處置失宜。豈盡諸人之過。

太祖嘗謂侍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後世觀 太祖分別顯璟等功罪。益信 太祖罰賞至公。非僅空言也。

自烈謹識

論武臣子弟襲職

太祖以將官子弟因年少驕佚故承襲者多不稱職（延世任子亦然）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國學讀書稍長令隨班朝參（寓教育意）以觀禮儀退則令習弓馬以學武事待其可用然後（此即書材之道）官之

太祖諭吏兵二部擇武臣有志于學者用之此法令日可行洪熙元年主事陳良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陟黜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為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

憲如此。毋煩他言。宣德七年。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襲指揮使操練。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任之。臣愚按核武職。慎承襲。皆有裨軍政。皆不悖聖祖遺制。在今日尤當亟講求耳。

先臣王守仁邊務疏。其一在蓄才以備急。其略曰今之武舉。僅可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

濟之才。如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相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舉選。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臣愚按教育公侯之子

一條深得　太祖課習武臣子弟之意今武學非不設徒牆壁具而已稽考不詳才否不別騎射策論則有之安所得韜略謀謨者為國家用哉臣自烈識

諭徐達等防邊

太祖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統一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

○憂○盛○危○明○之○意○

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群○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不寧○卿等豈能

○朱當㴬請以阜安宇內為先此○策○尤○切○

獨安乎今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為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

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臣等敢不恭命。

太祖復戒之曰。禦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猶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不取其勝夷狄故亦不爲夷狄所敗

或問夷猾夏。處之若何。程子曰。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 太祖論守邊之道。但言來則禦去不追。而不及和好。以此。

先臣余子俊巡撫榆林疏。言 國初逐北虜遠遁

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于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沿邊一帶墩臺空處。宜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

蔓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于其空處築墻。橫一斜二。如新月之狀。以爲偵敵避射之所。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楡林遂爲雄鎮。臣愚按此疏與

聖祖守邊之法相合。恨近代邊備寖廢。不考求楡林遺制耳。臣自烈謹識

臣余垣
臣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征卷之三終